

素有“长江三鲜”之一美称的刀鱼(另“两鲜”为鲥鱼和河豚),在今年4月初的《羊城晚报》上被报道竟卖出1斤8000元的天价。同期另有报道称张家港一条重325克、长45.3厘米的“刀鱼王”拍出了5.9万元,使众人目瞪口呆了。这条刀鱼王是在长江七干河河口捕获的,以1.5万元1斤起拍,最后被一中年女性拍得。老百姓常说“刀鱼来踏青”,“春江迷雾出刀鱼”,是讲渔人多年来捕获它的时间和季节。历史上文人说的“恣看收网出银刀”(苏轼),是描绘刀鱼的形状;“春饌沙物”(李渔),是夸刀鱼之美味。

实际上不过就在20多年前,还常有垂钓高手在长江沿岸钓起刀鱼,更有老渔翁乘风破浪一网下去能有十几斤的收获。而今此番盛况已然不再。去年5月,湖北有位钓鱼爱好者夜钓时极为幸运地钓上了一条3两来重的刀鱼,令得知的钓友们大为羡慕和赞叹,当然有不少人劝他将这珍贵濒危鱼放生生物。

刀鱼是纯野生物种,据说出水即死,目前还不能人工养殖。刀鱼肉嫩味美,不但天生娇贵,而且营养价值极高;同时又是大家认可的能保持我们人类皮肤湿润的美容极品。当然长江的渔人都了解刀鱼价格还会有大幅跳水的时候。清明前刀鱼骨软如绵,清明后则骨硬似铁。我今年有幸于清明时节在杭州吃到一尾小刀鱼,果然可以连肉带刺一起吞咽,那肉也果然是“入口即化”,真乃妙品珍品也!老渔人告诉我,清明前卖到8000元左右1斤的刀鱼,清明后不几天就降到300元1

陈万章是科班出身的雕塑家,上世纪90年代从上大美院雕塑系毕业。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实际上到了陈万章那个时代,中国的雕塑更进入现实主义加文人抒情的塑造时代。我在好几年前曾经看过陈万章的雕塑,那时的雕塑语言萌动着开放情感。陈万章将雕塑的抒情与表现融合,传承着前辈文人雕塑的调子,幽秀之中很有一种沉静感。

值得一提的是陈万章的大部分雕塑都是很注重人的精神的内秀。如同我们写文章一样,精神的传递与文字的推敲是一致的。这使我想起我年轻时几次采访张充仁先生,交谈之际,他总是很重视彼此间情感的表达。可见雕塑语言的入心,先生的精神使作品注入了诗情。陈万章的雕塑在这方面就有这个感觉,他给我看过他的好几尊雕塑,都有一种对美好的寄情。这几年我读了好多音乐书籍,音乐的旋律很与雕塑的语汇是一致的,你在创作作品的形象时,姿态是全面展开的,这种展开的起伏抒情,创作就进入一种意象的境界。

陈万章创作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就是这样,它倾注了雕塑者对白求恩大夫潜在的诗意的敬仰,呈现给观者的是动人心魄的形象。在塑造孙中山先生坐像时,他更重视形象特写空间的神韵,两组大小不一的雕塑在时空上的清朗俊美,把先辈文人文卷塑造之美注入其中。

我以为这也是上海的雕塑与北方雕塑的不同之处。我在关注南北雕塑的发展时,特注重北方有一个漫长的冬季,人情的互动比南方来得深情,人的形态的刻画姿态万生,更重形象的夸张,雕塑语言的夸张与新语叠出是互动的。而南方雕塑更重希腊雕塑的神美,启蒙的现代美更显精致的调性,更近现代都市文明之美,是一种走下神坛的现代美。陈万章的雕塑注意到了这种发展,他有一组雕塑是塑造人体的,很静默,人们关注的不在别人如何审美,而注意人体的神情及意境,所有人体的形态结实,古铜色往黝黑中去,整体的塑造宏大与幽秀并集。

如今都市的发展在激情与静美中互动,陈万章的雕塑很关注这种变化。



如何救回珍贵濒危刀鱼?

万伯翱

斤,而且有时竟然一天都无人问津。这真可与杭州龙井清明前后价格迥异的架势一比高低了。

据央视《新闻频道》4月初报道,今年还可摆在我们华贵筵席上的刀鱼,如今已近濒危,如此下去,很可能10年后绝迹于长江之中。那时,千百年一直传下来的“长江三鲜”美味,就只是一个美好传说了。网友甲惊呼:“中华食客,饕餮之时,多少鱼类已葬身于你们的花盆大口之中!”网友乙:“刀鱼已经不是鱼,是把刀,你不保护刀鱼资源,10年后你就张开你的铁齿钢牙吃刀子吧!”网友丙:“难道这刀鱼身上的鱼鳞都是银元吗?难道大食客们吃了能长生不老吗?唐三藏又将何以自处呢?”

怎么办呢?!

保护好长江水不再继续遭受污染是根本,保护“长江三鲜”和一切鱼类生物,这需要国家和每一个热爱长江、黄河的人付出百倍努力的。刀鱼有洄游到上游产卵的习性,其经上海市三河口,过江苏整个长江江段,还要经过安徽大部分地区,游到安庆以上,一直要到我国五大淡水湖之首的鄱阳湖湖口,找到适合它们祖祖辈辈产卵的水域,方行产卵繁衍。而无论在哪一段水域,遇到水质严重恶化,它们的洄游都会因畏惧而立即终止。

据专家说,如果能禁捕刀鱼(因为鲥鱼已几乎绝迹了!),也就是说能发布完全禁捕刀鱼命令,那它们还有生存的希望。因为几经努力,人工繁殖刀鱼至今未获得成功,而为此目标继续奋斗着的科技人员和渔家所需刀鱼的物种资源只能从长江水中捕取。但目前有一些贪利渔家还在清明时分使用细网捕鱼呢,着实令人愤恨了!

师母夏伊乔走了。她的生命之灯燃尽了最后一滴油后终于熄灭。16年前,她曾为无数画展戴花剪彩,却在自己生平第一次个人画展开幕前两天倒下。自从海老仙去,师母一再表示要自强不息,这个在宁波的画展是她跨出的重要一步,她在启程前作最后准备时,跌倒中风致老年痴呆。起初,师母常坐在电视机前看京剧或少儿节目,偶尔还能说笑插俏皮话,后来,渐渐沉默下来,唯问她先生是谁时,会缓慢清晰地说“刘海粟”。再后来,当旁人说起恩师时,师母眼睛会放光,却再也一言不发。师母病倒初时,我同许多人一样为之伤心惋惜,后来释然了:外面嘈杂的世界与她再无相干,这位老太满头白发,清瘦而精神,透出秀气,如是纯粹生命的晶体……

46年前,我拜师海老门下时,师母50岁。那时,海庐四层的法式小楼要被强行剥夺两层。虽经24次抄家又做过红卫兵司令部,到处是破损的书籍、字画、照片,倒也收拾得井井有条。师母安排我们学生或扔或卖处理东西,镇定从容,轻声细

语,带着微笑,端水端点心劝休息。纸堆里找到几件师母的写生油画和工笔旧作,休息时,师母取出近作,是册页大小的兰竹、临褚遂良的书法,娟秀挺逸、淡雅闲静。当众多画家恶梦中醒来重新挥毫时,师母却要照顾海老,几乎把精力时间全花在了琐事中。海老年迈又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师母揽起了从总管到保姆的全部能事,常常忙到深夜服用安眠药才睡。但她忙里偷闲继续创作,只是一改娟静清秀的风格,常画些寥寥数笔的墨竹,一挥而就写些大字。海老在外写生时,若有人照应,师母便常常揣速写本带着小凳,找一个离海老不远的安静的处独自画景。有时,海老画完归返,老太还久久留在原地把画画完,眷眷不舍地离开。2005年,《刘海粟夏伊乔书画作品集》出版并举办二老书画联展,师母的书画成就广被见识。1953至1956年黄山、镇江、无锡、武汉的一批国画、油画写生及人物、工笔花鸟,足以奠定夏伊乔师母绘画的大家地位。

我曾当着恩师和师母的面说:如果没有师母夏伊乔就没有历史上的恩师刘海粟。还说,师母跟随海老,享乐不多吃苦不少。1957年,海老为坚持美术教育和艺术创作原则被打成“右派”,革除了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和一级教授,身心遭受极大打击以致中风,接着是天灾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紧接着又是“文革”十年浩劫。与师母重提往事,她总是淡淡一笑说:我是不怕的。偶尔她也讲讲:在困难时期为帮助海老病体康复,她孤身乘长途公交跑到很远的郊县,去买鲜鱼活虾;有一次用粮票换活鸡被抓进市场管理所,后来索性在院

里养了很多鸡;在“文革”中她冲上台代海老挨斗;在代海老写检查交代时被罚跪,与造反派周旋,保护了海老也保护了自己……师母会讲故事,每每引得众人捧腹大笑或唏嘘不已,那噩梦般的经历就在笑谈中一一化解了。

师母出生在南洋华侨的殷实之家,曾用私房钱,帮海老解决上海美专经费困难及购置古人书画时的缺钱尴尬。她戒除了海老前妻张韵士的毒瘾,接来家里十数年服侍终老;把海老前妻所生及侄儿的孩子接来养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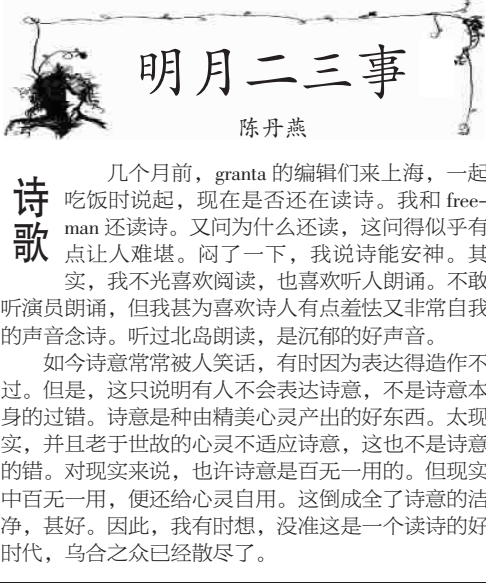
师母为海老几乎牺牲了一切,她遵照海老遗愿向国家捐献了近千件难以金钱估算的书画,只留下了自己的一点点作品。这些作品让她兴奋操劳,以致绝少吃药看病的她在16年前倒下。当时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在昏昏睡中喃喃自语“马马虎虎的,画展的画是马马虎虎的。”我强忍着感情说:“师母,您已经尽了全部的力!”顿时见到沁出的泪在老太眼眶里打转,她一生豁达乐观坚强,以前从未见过她的泪,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涌出。

宁波画展的50幅作品都是1979年后的,集中了师母此生最后的创作。水墨画中有高峻的黄山,幽静的乡村,更多的是兰竹,还有许多是用没骨法画的,稚拙而天真,像是学童在练习抑或游戏?却高大亲和,从中能见到慈眉善目的老母亲如何面对人生的笑容。

夏伊乔师母走了。一个坚强的生命带着微笑走了。我愿相信,师母和恩师会在那个国度再相偕相随,创作灿烂。

猪血老粉腻子的优缺点啦,什么叫清水什么叫浑水啦等等。最难搞到的是涂料“泡力水”(虫胶清漆)和“蜡克”(硝基漆),费了周折才托人从外地带来。这两件家具至今用了几十年我妈仍旧不肯抛弃。再后觅得一张吉他图纸,按图索骥制作成功。该事使我在朋友圈小有名气,渐渐有人找我帮忙油漆新打的书橱等。

可别以为做木匠尽是干粗活,那时因为要做镜框架,需要划角度线,这涉及两面角等立体几何知识,为此我自学了高二高三的数学和物理,正是



几个月前,granta的编辑们来上海,一起吃饭时说起,现在是否还在读诗。我和freeman还读诗。又问为什么还读,这问得似乎有点让人难堪。闷了一下,我说诗能安神。其实,我不光喜欢阅读,也喜欢听人朗诵。不敢听演员朗诵,但我甚为喜欢诗人有点羞怯又非常自我的声音念诗。听过北岛朗读,是沉郁的好声音。

如今诗意常常被人笑话,有时因为表达得造作不过。但是,这只说明有人不会表达诗意,不是诗意本身的过错。诗意是种由精美心灵产出的好东西。太现实,并且老于世故的心灵不适应诗意,这也不是诗意的错。对现实来说,也许诗意是百无一用的。但现实中百无一用,便还给心灵自用。这倒成全了诗意的洁净,甚好。因此,我有时想,没准这是一个读诗的好时代,乌合之众已经散尽了。

“这两人要露宿街头了!”和警察说时,我愤怒得流出泪来。

“同志,别激动,这种事我们一定要管的!”

街边围着一圈人,看着这两个老人,老妇流着眼泪,老头闷着抽烟,因女儿病死,他们被女婿赶了出来,也无路费回家乡去。

归家,女儿问我饭烧了没有,老伴不在了,我就是火头军,我突想起儿子来信说买了差价房,又要装修,问我是否可支援他一些。

“莉莉,你哥有困难,你是否接济我些,权当付你的饭费嘛!”

“你懂行情吧,现在哪家子女吃饭给饭费的!”我相信的人确在渐渐异化,人的关系也在变化中,女儿说的行情我不懂,但我相信这社会行情是存在的,我怕她没菜下饭,我从抽屉里掏出一张伍拾元去买熟菜,走到街上,这两个老人还坐在他们铺盖卷上,说警察和社区在调解中,还说派出所有临时收容所,但他们不愿去,只想要些盘缠回去。

“唉……”

两手空空回了家,女儿看见我啥也没买回来,知道这伍拾元做了善事了。

“爸,您真大方……”

“我自己的钱,不要你管!”一激动,我又要流泪了!人怎么可以这样?!

幸亏这社会有情人多,我看到伸出援手的不止我一个!

因为这些基础知识令我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得益匪浅,也成了我人生抛物线的拐点。这段木匠经历对于我以后的学习和生活影响深远。如今尽管已经退休,我把修地板磨刀修锁配钥匙等杂活作为人生的乐趣。有一次观赏蹦床表演触发了灵感,我试着用捆扎货物的橡皮带修理和加固棕绷,做出来还真是有模有样,妻子戏称之为“蹦蹦床”,木工手艺让我的生活十分充实。

一个半路的小裁缝,乐在其中。请看明日本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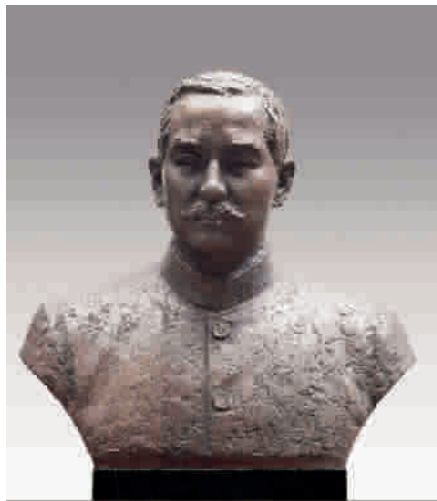
我做手艺人

路边有件伤心事

青衫

孙中山 (雕塑)

陈万章



帝妃月誓断肠恨,一抖素绢环绝尘。万古风情谁善舞,千年昆曲独传神。青云才子吟前事,南扑灯蛾痴后人。天宝梨园旦角老,堪忧晚辈不知珍。

注:《青云才子》《南扑灯蛾》为昆剧曲牌。

重读《西游记》

祸福吉凶何必猜,酸甜苦辣自然来。难能圣眼驱白骨,休怪凡胎食粉腮。从此红尘空五蕴,行深十地渡三才。素心皆有佛人喜,烦恼菩提都看开。

竹筒古书

斑斑竹筒渡云烟,千载墨痕文始然。史记兴衰说列传,春秋褒贬录流年。舒张放浪蛇奔地,道曲勾形龙在天。累牍连篇开卷益,后人温故叹从前。

四月

撑出柳阴荡扁舟,人间四月百香幽。平湖飞燕苏妹瘦,花港沉鱼西子眸。芳草无心尽芳草,风流不著得风流。孤山闲鹤闻君语,少话情愁话忘酬。

注:张炎《南浦·春水》有「柳阴撑出扁舟小」之句。

观昆剧《长生殿》

没拜师傅当木匠

沈士森

形似叶子)可花了不少功夫,还出了几个次品。先制成毛坯再带到店里对照修改精雕细琢。当时五斗橱可是家里的贵重物,油漆马虎不得。研究了各道工序各种操作的要点,什么

胶”(骨胶)蒸煮溶化涂在两块木板侧面,趁热赶紧拼合,放上两天才能加工。做“调羹脚”(因榫脚的形状像调羹而得名)和“叶子柄”(抽屉上的拉手,

与一帮小兄弟跑旧货摊和柴屑店(沪语木材店,凭票购买引火的柴屑及议价零碎木料)。生活变得很忙很累也很快乐。

首个东东是立式菜柜,上下两截用木销连接可分可叠。完工后嵌腻子打磨上油漆还算像样,邻居朋友纷纷前来参观。接着又做五斗橱。其时上海人凭结婚证明才能购买一套包括五斗橱在内的解放牌家具。我多次跑家具店仔细观察记录尺寸。那时没有机制板五夹板甚至搞不到白胶,木工得用小木板拼接成大木板——这可是个精细活技术活。“黄鱼

阳台一隅堆放着刨子锯子刮刀,它们曾伴我度过了人生长河的低潮,使我回首往事再不感到碌碌无为虚度年华。

我高一时正遇上“文革”,无书可读闲逛在家的我经常看到马路边有木匠师傅打家具,当时流行自己制作家具,看多了心痒痒的想做点什么。旧书店淘来关于木工的书,他就是我最好的木工老师。刨子是旧货摊淘来的,各种刨子锯子角尺等贵多了,只能设法自制。楼下小阿三有一段香草硬木够做两只中刨,我整整花了两天才完工,一人分得一只。经常

与一帮小兄弟跑旧货摊和柴屑店(沪语木材店,凭票购买引火的柴屑及议价零碎木料)。生活变得很忙很累也很快乐。

首个东东是立式菜柜,上下两截用木销连接可分可叠。完工后嵌腻子打磨上油漆还算像样,邻居朋友纷纷前来参观。接着又做五斗橱。其时上海人凭结婚证明才能购买一套包括五斗橱在内的解放牌家具。我多次跑家具店仔细观察记录尺寸。那时没有机制板五夹板甚至搞不到白胶,木工得用小木板拼接成大木板——这可是个精细活技术活。“黄鱼

与一帮小兄弟跑旧货摊和柴屑店(沪语木材店,凭票购买引火的柴屑及议价零碎木料)。生活变得很忙很累也很快乐。